

那天在发小老郑攒的一次饭局上遇到了“外国”，一阵欣喜。“外国”不是他的名，是外号。这俩字如果用普通话读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济南话“外”字要稍拖长些，“国”要读轻声，叫起来，就显得有趣。至于为何被孩子们赋之以这个外号，除了他本名中有个“国”字，也许还因为他长得有点另类，人高马大，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。除此，我想也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。我们那一代，“文革”中的小屁孩，没那么多学问。起外号，多是随口一叫，约定俗成而已。

他和老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整天到我们院来，虽无很多文化，也无多少趣味，但老实、本分、宽厚，常听见他嘿嘿地笑，很好相处。

老郑和“外国”长我几岁，他们那帮同学毕业后，在社会上荡悠两年没个说法。估计上边也纠结，城里工厂不是一个安排不了，但无论如何安排不下那么多人。于是，1974年，各级政府成立了知青办，借着落实领袖号召，理顺了一下政策，一家可以留一个，其余人一鞭赶，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。老郑是独子，可以留城，去了区运输公司，大集体，整天戴着破草帽，拉着地排车四处跑。“外国”，则要上山下乡。哥俩分别时就要到了，割舍不得。到了临别的那一天，老郑叫上我，送我一程。

一大早就到了“外国”的家，帮着家人一起拎行李。那时，子女下乡都是随着父母单位走，单位按照政府的安排，在不同的地区设立知青点。“外国”父母的单位是北山粮库，知青点设在莱芜县的方下公社，与后来的知青多安排在市郊相比，算是比较远的地方。

粮库是大企业，有实力。很多单位送知青都用大卡车，他们竟然用公交车，两节的大通道，比较豪华。除了难舍难分的情谊，对我而言，送“外国”，也是想趁机跟着出去转转。正值严冬，乘公交车显然舒服得多。送行的日照熙攘攘，想跟着去的都挤了上去。不想这车晃晃悠悠地开到十二马路，停下了，要清理整顿，除了知青的亲属，其他人不准乘车相送。也不能得罪人家单位，于是我们很不情愿地下了车，和“外国”挥手告别。

人群渐渐散去，我和老郑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会儿，准备打道回府。却

周日，静静地独坐在属于自己的小屋里，透过宽大明净的窗口，见太阳洒下缕缕金光，心情变得淡定而又敞亮。初冬的阳光温煦得就像波澜不惊的湖面，平静、清澈而安逸。阳光一定是从浪漫的春天出发，走过热烈的夏、庄严的秋，才到达安详的冬天的，留下了串串冷暖的脚印。这多像我们的人生。

我一直端详着这温柔的阳光。上午九点钟刚过，阳光便如约般一点点向我靠拢过来。她先是挂在窗子西侧的墙上，然后像生怕惊扰了我似的，悄悄地移动进来。只消一杯茶的工夫，阳光就爬到了墙角那棵高大的绿萝上。这是一棵茂盛的绿萝，舒展着宽大的叶儿，尽情地在阳光里沐浴。一片片叶儿精神抖擞地直立在绿萝的肩头，颇有初生牛犊顶天立地的气势。这是生长的姿态！挨挨挤挤的大叶小叶像孪生姊妹，大的挽着小的，小的靠着大的，目的明确，那就是向着阳光的方向奔去，蓬勃自由地生长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阳光更加充沛。十一点之后，阳光的脚步会突然加快，完全由斜照变成了直射，顷刻就灌满了半间屋子，分外通明，暖意融融。阳光一下成了房间的主角。

在暖暖的阳光坐下坐一会儿，我起身向窗外望去，那些在暖阳下随风摇曳的树儿虽没有往日的精神，但依然挺拔，叶儿有的黄了，有的还绿着，它们努力地坚守着，充满着对生命的眷恋。树也好，叶也罢，它们都是柔软的，柔软了才能在风中保护自己。柔软是生命的特质。与之对比的，是那些高大的楼

【行走人生】

□ 崔秋立



见还有几个小伙子不肯离去。其中一个，看上去相对老成的伙计，突然问我们，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去？怎么去，截车。关键时候需要领袖，这会儿有领袖出头，一呼十应。于是，大家横成一排，站上了经十路。等了好一阵儿，才见一辆西行的卡车，司机被逼停下来。我们说要去莱芜，司机不高兴，说他不到那儿，去肥城。我们的领袖知道方向路线，去肥城也行，顺道，到了再说。大家便爬上了卡车。没有手表，看日头，也就是上午十点多。

不知晃悠了多长时间，车子停在了肥城。大家下了车。相互一看，一身尘土，脸蛋儿通红。

不忘初心，继续截车前行。这回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 李炳锋

宇，虽然外表光鲜，但因为它们的坚硬呆板，所以缺少了生命的动感和生机，它们只是为人类、为生命的需要而存在。转念又想，没有这些生硬，就衬托不出柔软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城市文明，人类的生命质量就不能得以提高。远处的楼顶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的黑体字方方正正。看到那些字，我不由自主地用对比的眼神审视房间里挂着的那幅书法作品——红树青山，斜阳古道；桃花流水，福地洞天。书法作为祖先传下来的独有艺术，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衰，除抒情达意的缘由外，关键就是飘逸的文字是柔软的，在书写过程中，糅进了人文的情怀，生命的元素、灵魂的律动、哲学的思考。它们落在纸上无声却有音乐般的节奏，无色却有图画

送『外国』下乡

逼停的是辆去泰安的车，司机见是济南的半大孩子，更不愿拉，怎么商量也不行。后来他没辙，便施一小计，嘴上答应，待我们闪开后，突然打着火起步，但不料我们一个个身手矫健，都蹿上了车。司机有点恼，停下不走了，我们就蹲在车上不下来，靠，看谁靠过谁。最后还是司机服了我们。再一站很顺利，正好遇到一辆去莱芜方下公社的车，听说我们去那儿找知青，没有含糊，很痛快地让我们上了车。到了方下，停在公路边上，司机还帮我们打听知青点在哪，幸而不远，在柳行村，只有两三里的路。莱芜人实在、好客，现在我还有好印象。

天完全黑了，没有月光，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，沿着乡间小路，走到了村上，在老乡指引下，进了一间老房子，果然就是“外国”那帮人。见了面，像红军会师，我们激动，他们感动。只是黑黢黢的，小油灯下，看不出大家动情的样子和满眼的泪花。生产队不错，尽管我们都是“非法”人员，截车而来，但一见是知青的朋友，不歧视，一样接待，做了一大锅白菜粉皮炖猪肉。我们饿了一天，狼吞虎咽，一片狼藉。

刚吃完，正想聊聊天，诉诉我们一路艰辛，不想有人招呼，得抓紧走了。原来有一辆卡车往济南送煤，可以顺便送我们回家。这也够巧的，否则还真不知晚上怎么住，明天怎么回。于是，便不顾疲惫，赶紧往村外走。

车上，装了大半车厢的煤，除了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位，还有很多蹭车到济南的老乡，满满当当，人撵人。

回到家已经大半夜。院子的大门销上了，老郑把我撮上邻院的墙头，从茅房顶上翻进了院子。此行，折腾了一天，和“外国”乡下见面虽只有一顿饭的功夫，统共没说上几句话，但意义已经不在于见这一面，而在于不懈的艰苦过程，算是一次历练。再以后，到我下乡那会儿，截车，爬车，都很从容自信。什么样的车，什么难缠的司机都能对付。

那时孩子都是放养，去哪，何时回，家里从不管，上不上学也无关紧要，老师也不问。所以，不怕耽误这点儿功夫。

“外国”后来招工到了莱芜一家厂子，娶了个莱芜媳妇，安了家。现在见他也不容易。

般的灿烂。

在这充满温情的时刻，我又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感念之情从心而起。他们虽然先后故去了，但每到他们似乎相约故去的这个季节，心底就涌动着对父母的强烈思念。同样是来到世上走一遭，父亲在三十七岁时就已是六个孩子的监护人了。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带着一家老小苦苦挣扎的他，又何谈理想，何谈幸福指数？活着，能让一家老小吃得上、穿得暖地活着，或许就是父亲最大的理想吧！每当想起自己的父母，想起他们那五六十岁时的样子，那布满愁苦的面容，心里就生出不尽的酸楚。是呀，假若自己现在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，更假如，现在依然生活在穷乡僻壤，又能奈何？仰望天空，从古到今，阳光是一样的，但阳光下发生的事儿却大相径庭。

吃过午饭，我又审视屋里的阳光，它们依然是充沛的、灿烂的，且更加温暖，我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困意。拉下窗帘把阳光暂时遮挡，然后躺在松软的沙发上打一个盹儿，有了这个盹儿立即就精神焕发，整个下午乃至晚上就精力十足，就能迎接忙碌的生活，就能惬意地读书临池。

等忙完了一两件事情，猛然间发现屋子里变得暗淡下来，那温和的阳光不知何时已经退去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由慨叹：冬日何其短也！“若阳光总是正午，万物又如何生长？”这是一位朋友说过的话，是听似普通却又不普通的话，或许是对阳光神秘而又自然的最好诠释吧。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
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生活琐记】

唠叨与沉默

□ 巩超

天气渐凉，母亲来城里与我们同住，帮着我们看护孩子。恰逢孩子发烧拉肚子，全家上下求医问药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母亲以一个“过来人”的身份频频指导我们，她那些积攒多年的经验显然已经和现在的医学理念背道而驰。爱孙心切之下，反复的“指示”已经演变成了唠叨，加上孩子身体不适引发的哭闹，愈发加剧了意见的不合，家里的气氛一度紧张。说心里话，我心里有些不快，纵然有“隔代亲”这样的古话，但话说多了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引起听觉的疲劳。

刚强的母亲一向是心直口快的，自我打小就听尽了母亲的各种“唠叨”：上学时要认真听讲，不懂就问；放学时要按时回家，不能玩水；住校时要节约花钱，不染恶习；走路时要遵守交规，不闯红灯……及至工作，隔一两天时间，母亲又会打电话来嘱咐一通：开车时要聚精会神，别抢道；停车时要勤检勤修，别大意；夏天时开空调别太低，冬天时进出车勤换衣……真的是岁岁朝朝年龄不同，朝朝岁岁话语相似。转眼我已近不惑之年，母亲的“唠叨”还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着。不仅对我，我家的亲戚们也听过母亲的“唠叨”，家长里短，琐事规划，母亲都会积极给予“建设性意见”。我有时劝母亲，是至亲也不能总是话锋太直啊。母亲总说自家人的事，咱不操心还能指望别人？

母亲就这样唠唠叨叨了半辈子，父亲去世后，形单影只的母亲更是事无巨细地挂念我们，而与她自己有关的事却什么都不肯言讲。我婚后由于收入微薄，为子求医，而致经济压力增大，母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她一面嘱我凡事宽心注意身体，一面背着我在四乡打零工。每次打电话给她，总说自己很好，不用我挂念。偶然一次回家听邻家大妈说起，母亲天未亮就坐车到几十里外的村子给人疏果，套苹果袋，摘苹果，晚上很晚回来，累得饭都懒得做，只是简单凑合几口。有一次因为劳累不慎摔折了肋骨。这么大的事情母亲却没告诉我们，并嘱咐街坊不要通知我，以免耽误我们治病求子的疗程。她自己在家静养，直到痊愈都没有在我面前透露一句。听了这些，我心疼又自责，母亲单身度日且多年体弱，如今又为了给我贴补家用而受伤，独自承受苦楚。我暗恨自己能力有限，非但不能给母亲以富贵安逸，累她一同奔波，反而自觉凡事皆懂嫌她啰嗦。原来母亲的“唠叨”全是为了别人，自己的为难悉数咽下，这样的沉默饱含了多少大爱啊。

儿时玩伴儿的母亲去世了，看着他逢年过节时无依无靠，生活的苦乐无人分享，我突然觉得母亲的“唠叨”竟是世上最悦耳的声音，而我也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天下父母皆爱其子，俗语说世上只有不孝的儿和女，没有不对的爹和娘，那些听够了父母“唠叨”的人，细细品味其中的慈爱之意，对父母多一些包容与理解吧，为人父母后你们少不了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向子女表达自己的爱。母亲啊，真希望您“唠叨”能陪伴我一辈子，不过您也不能只顾着“唠叨”子女一辈子的，把您的酸甜苦辣“唠叨”给我听，我们一家人不需要沉默，唠唠叨叨地陪伴终老真的挺好。